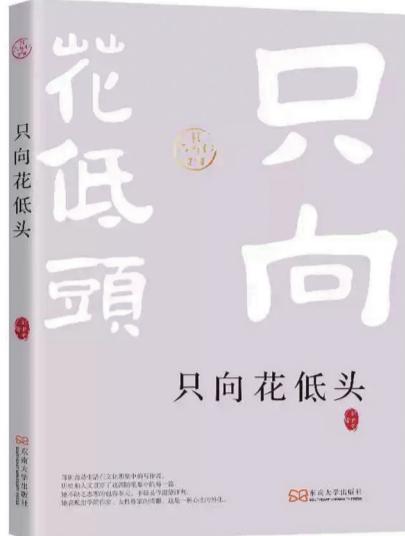


书里书外



## 向花低头时 看见心性

——读邹世奇的《只向花低头》

聂顺荣

邹世奇的《只向花低头》摆在案头，像一丛随意插在青瓷瓶里的花枝，没有刻意的造型，却在字里行间透出自在的生机。这本收录了她发表于各大报刊的散文随笔集，以文化为土，以心性为光，让每一篇文字都像草木般舒展生长，恰如苏轼所言“行云流水，姿态横生”。

书中最动人的是谈论文学的篇章，没有学院派的考据腔调，倒像围炉夜话时的随心闲谈。《〈包法利夫人〉的力量》里那句“才华不足以改变命运的人，都可能是潜在的包法利夫人”，像用指尖轻轻戳中了每个普通人心事。福楼拜笔下的艾玛被无数名家解读过，邹世奇却避开了文学理论的迷宫，径直走进人物的内心——她看到的不是虚荣的悲剧，而是每个怀揣不甘者的挣扎，这种从心出发的解读，让经典文本有了照见当下的温度。

谈论《红楼梦》的文字更见功力。《扬锐抑黛的人是怎么想的》能入选多种选本，正因她跳出了“钗黛优劣”的陈词滥调，从现代人的情感经验出发，看见两种生命形态的各自困境。她写李清照，不纠缠于“婉约词宗”的标签，反而捕捉到“生当作人杰”的英气；写苏轼，则绕过“豁达”的定论，在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里读出藏不住的赤诚。这些古典文人在她笔下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成了可以对坐品茗的友人，他们的诗词成了心性相通的暗号。

游记书中是另一种风景，却少见对山水的铺陈。《埃及行记》里，金字塔的阴影下站着哈特谢普苏特女王，她的权力与神秘比狮身人面像更耐人寻味；《意大利行记》中，威尼斯的水巷里漂着的不是贡多拉，而是维罗纳街头那对恋人的叹息。邹世奇的脚步总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梭，让建筑成为人性的注脚，让风景化作文化的镜子——她写的哪里是游记，分明是借异域风物照见人类共通的悲欢。

女性视角是书中若隐若现的溪流。《女子的才华与幸福》里，她不空谈女权，只问“知识女性如何与世界温柔过招”；书名篇《只向花低头》写闺密，那位不随波逐流的女作家，其实是她理想中女性的模样：“除了自然和艺术，对什么都不低头”。这种女性观没有剑拔弩张的锋芒，倒像山间的初草，在石缝里也能活出自己的姿态。她写杨绛时，不谈“围城”里的爱情，单看这位文人如何在乱世中保持精神的洁净，这种视角的选择，本身就是一种女性的自觉。

最妙的是体文间的自如跳转。《好命的老爸》明明是散文，却被当作小说发表，父亲翻书时眼镜滑到鼻尖的细节，比小说更鲜活；游记里遇到的卖花老人，几句对话就立起一个饱满的形象，让人忘了是在读散文。这种小说笔法与散文情致的交融，让文字有了弹性——该细腻处如绣针穿线，该舒展时如长卷铺展，正如她写散文时的状态：放松却不松散，随心而不随意。

书中谈得最多的是“低头”与“抬头”的分寸。向花低头是对美的敬畏，向经典抬头是对智性的追求，而在世俗面前不轻易低头，则是对自我的坚守。邹世奇的文字就带着这种分寸感，谈学问不炫技，讲故事不狗血，论人生不说教。她写父亲用读书影响女儿，写朋友坚守知识分子的风骨，写自己对“成为理想中之人”的执念，其实都是在说一件事：心性的成长，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选择里。

合上书页时，窗外的紫薇正落了一地花瓣。忽然懂得“只向花低头”的深意——不是妥协，而是在仰望世界时，不忘俯身看见自己内心的草木。邹世奇的散文之所以动人，正因她始终带着这种清醒的温柔：谈《红楼梦》时不被红学定论困住，写游记时不被风景遮蔽人性，论女性时不为观念牺牲血肉。她让我们相信，好的散文从来不是炫技的表演，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，就像花开，就像水流，该绽放时尽情绽放，该流淌时自在流连。

## 于文字回廊，探园林真意

——读《沈从文笔下的颐和园》

聂唯

历史的风，曾拂过颐和园的飞檐翘角；文学的笔，正描摹园林的岁月肌理。《沈从文笔下的颐和园》，是沈从文以文字为砖，为颐和园搭建的另一重天地，邀我们踏入这文字回廊，探寻园林藏纳的真意。

颐和园，那座“皇家园林博物馆”，承载着清朝皇家的闲情与历史的沧桑。1948年夏，沈从文一家在雾清轩消暑，这段经历化作笔尖流韵，《雾清轩杂记》《春游颐和园》连同历史照片、编后记，成了解码颐和园的密钥。沈从文以文学之思观历史，从文学与历史双维度，挖掘园林深层价值，用诗化语言拆解建筑美学，让颐和园跳出物理形态，成为满溢文化气息的文学载体，勾着读者探寻的脚步，想一窥园林的独特风姿。

阅读时，沈从文对颐和园的细腻感知如细密针脚，缝进书页。他写长廊彩绘，不只是描绘图案，更着墨于彩绘背后的故事——那些历史典故、神话传说，让冰冷的油彩有了温度；写昆明湖的水，不只是形容波光，还融入泛舟时的心境，水纹荡漾间，似能瞧见他对园林的沉醉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让文字不再是简单的记录，而

是能带领读者触摸园林的脉搏，感受砖石草木间的呼吸。他善于捕捉细微，一座亭子的檐角、一条长廊的彩绘、一块奇石的纹理，都能成为文字的缘起。在他笔下，颐和园是“流动的园林博物馆”，雾清轩藤萝彩画的细腻、昆明湖波光的灵动，皆被文字精心定格，带着专属的情致温度。写长廊，他不只是说建筑模样，而是融入历史人文，让读者触摸到长廊承载的悠悠岁月，感知工匠藏在每一榫卯里的巧思。这种文学视角的解构，突破普通游览的浅表，引领读者直抵园林文化的核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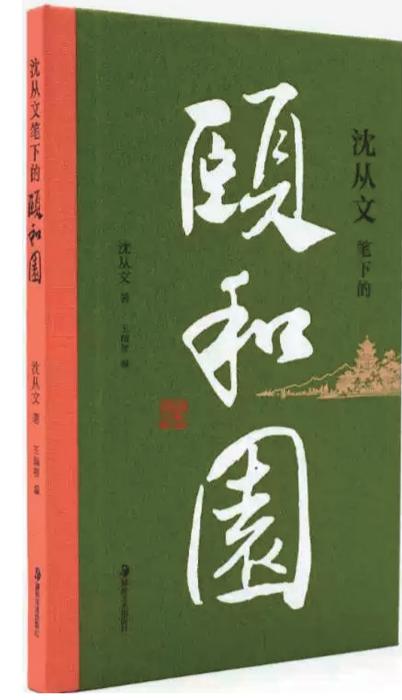
书中，沈从文梳理的五条游览路径，似五条线索，串起园林全貌。大戏楼见证过京剧名角的风采，也随时代变为大众文化场域，历史流转在文字间清晰呈现；排云殿、佛香阁一带的精华，因他“租船赏景”的建议，让园林之美立体铺展，读者仿若泛舟，饱览亭台楼阁的艺术巧思；湖中心孤岛建筑群与十七孔桥，构成静美画卷，历史与自然相融；后山残垣断壁，诉说着屈辱过往，赋予园林历史重量；东路谐趣园周边，花香鸟语、溪水潺潺，雨后天晴的清新化作可感惬意，尽显园林生机。

沈从文的文字，是文学与园林共谱的诗意图。他像高明画师，以情致为颜料，绘出颐和园

的丰饶。笔墨间，有对文化的眷恋，满是对传统园林的热爱珍视；有文物家的深邃，打捞历史碎片，揭示人文意蕴。读其文字，能悟“形散神不散”的园林意趣，发现“园中园”的隐秘故事，汲取文学建筑交融的灵感，解锁传统美学的现代表达。

这部书，是文学名篇集萃，也是颐和园“纸上导游”。它激活“国民园林”的文化情感，让读者借文字与园林、历史对话。在传统园林受现代冲击的当下，沈从文的书写如文化唤醒，提醒人们珍视园林的历史与美学。文学让建筑有了灵魂，让时光重现，让后人从园林与文学交融中，获得美与传承的滋养。

《沈从文笔下的颐和园》，是文学给园林的动人注脚，是园林赠文学的珍贵礼赞。它让我们看见文学与园林相遇的火花，留存的文化记忆。翻开书页，踏入文字回廊，探寻园林真意，在文学与园林交织里，领略历史、艺术与美的魅力，值得热爱文化者细品，于文字中重游这座永恒园林。



读有所得

书屋杂谈

江星

古诗词中，诗人们夏天的清凉，他们或在小院竹席间，或在荷塘月色里。当我走进苏轼的夏日，才觉得夏天还可以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惬意的季节。

且看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·其一》：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此诗作于熙宁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，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外调杭州，任通判期间登望湖楼观雨。诗人将一场变幻的风雨写得十分生动。诗中“黑云翻墨”与“白雨跳珠”的强烈色彩对比，既是对西湖骤雨的精妙摹写，亦暗含对朝堂风云的隐喻。彼时新党势力如黑云压城，而苏轼以“未遮山”暗示自己未完全被政治阴霾吞噬，仍葆有理想主义的清醒。末句“水如天”的澄明之境，则展现了他在逆境中豁达超脱的襟怀。这场转瞬即逝的暴雨，恰似人生起落的缩影，苏轼以诗笔定格了动荡中的永恒宁静。

“游人脚底一声雷，满座顽云拨不开。天外黑风吹海立，浙东飞雨过江来。十分潋滟金樽凸，千杖铿锵羯鼓催。唤起谪仙泉酒面，倒倾蛟室泻琼瑰。”《有美堂暴雨》是苏轼在杭州吴山有美堂亲历暴雨，写下这首充满张力的七律。诗中“黑风吹海立”“飞雨过江”以奇崛想象突破物理空间，将暴雨的威势推向极致。此时的苏轼虽远离权力中心，却在艺术创作中释放出磅礴的生命力。他将暴雨比作“千杖铿锵羯鼓催”，以音乐节奏呼应自然律动，更在结尾“倒倾蛟室泻琼瑰”中，将雨景升华为神话意象，暗示文学创作如同天赐瑰宝，需借自然伟力方能迸发。这场暴雨不仅是自然奇观，更是苏轼突破现实桎梏、追求艺术自由的精神投射。

“林断山明竹隐墙。乱蝉衰草小池塘。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。村舍外，古城旁。杖藜徐步转斜阳。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这首《鹊鹤天·林断山明竹隐墙》是苏轼于元丰六年（公元1083年），谪居黄州时所写。也算是他隐居生活的写照。经历“乌台诗案”的生死劫难后，他在东坡躬耕中重获心灵安宁。词中“杖藜徐步转斜阳”的闲适，与“殷勤昨夜三更雨”的感喟形成张力：

前者是田园生活的具象化，后者则暗含对命运无常的体悟。“浮生一日凉”化用李涉诗句，却赋予新意——贬谪生涯的困顿被转化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。此时的苏轼已学会在政治寒冬中捕捉生命的暖意，正如暴雨后的凉风，苦难终将沉淀为通透的人生智慧。纵观全词，通过对特定环境的勾勒与作者形象的刻画，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形象跃然纸上。

“凤凰山下雨初晴，水风清，晚霞明。一朵芙蕖，开过尚盈盈。何处飞来双白鹭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筝，苦含情，遣谁听！烟敛云收，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，人不见，数峰青。”《江城子·江景》此词作于杭州通判任上，记录与友人张先泛舟听筝的雅集。雨后初晴的湖光山色中，白鹭慕荷、哀筝如泣的意象群，构成一幅空灵怅惘的画卷。苏轼将弹筝者比作湘水女神，实则以古典意象寄托对理想人格的追慕。“数峰青”的收尾，暗合钱起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的意境，却在时空交错中更显苍茫——自然山水永恒，而人世知音难觅。这种宇宙意识与历史感的交融，使夏日的片刻欢愉具备了穿透时空的力量。

夏日的骤雨、蝉鸣、荷香、清风，早已在苏轼的诗词中交织成一幅幅充满生命力的画卷。这位北宋文豪以豁达之心观照自然，在酷暑与清涼的交替中，既捕捉天地气象的磅礴，又体悟人生境遇的微妙。这是他探寻在自然意象中的生命哲思。



创作谈

## 在寂静中，倾听灵魂的声音

孙惠芬

告别《紫山》的写作已经半年有余，可写作时的感受一直都记忆犹新。我像一个毫无准备的历险者，被笔下人物带到一个又一个场景，一次又一次陷入沼泽，眼看着就要抓住一根稻草，稻草却并不翼而飞，眼看着就要爬到彼岸，彼岸在一瞬间又变成了此岸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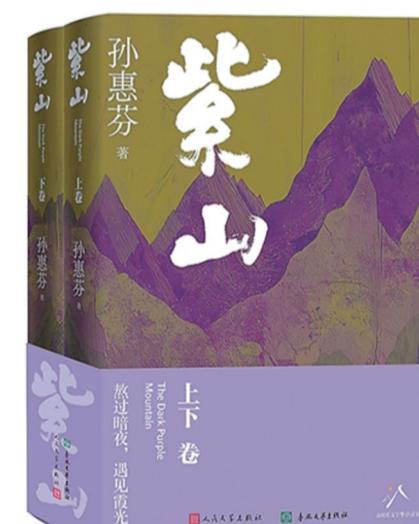
说毫无准备，其实是有备而来，为了这部小说，我准备了近十年。2011年，我随大连医科大学团队做自杀遗族心理访谈，曾了解到一个家族内三人因情感纠葛而轻生的案例。

这是一个有关人类道德难题的故事，其中包含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爱与恨、道德与罪恶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虚构作品中进行深挖和探讨。可是十年过去，我一直都没能动笔。或许有些作品，除了艺术储备之外，还需要年龄和经历作底——在我这里，艺术储备从来没有游离在经历之外，它是与人性有关的知识和经验。而在人性这个幽深神秘的未知世界，年轻时，我能触及到的可能只是表层，触及不到更深的东西。

在我早期的作品《歇马山庄》《上塘书》和《吉宽的马车》里，我想我写出了乡村人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，写出了人性的困惑和迷惑，但却很少触及罪恶，很少触及沉沦之后的觉醒和超越。即使2011年有那一次访谈的经历，了解到那些遭遇苦难的人往往会在因与果的追究，从而精神世界会有一次意想不到的超越和上升，写下了《生死十日谈》《后上塘书》和《寻找张展》，但关于人性的救赎和建立，只碰触到冰山一角。那片精神高地在作品里，仅仅是一束光，就像透过窗口照进来的光。

人性的建立，需要你对苦难有着深度的体悟和洞察，对人性有着深度的悲悯和同情，它需要你跳脱智力，不是用脑袋，而是用心，因为只有心才是智慧的根，才会照亮黑暗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在《哈德良回忆录》创作笔记里写道：“有一些书，在年过四十之前，不要贸然去写。”等待了十年，我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在等待什么，只知道有一天灵感降临，我发现陷入沼泽的三个人向我走来。

这三个人背后，涉及到的正是人性的觉醒和超越。灵感告诉我，这一次，我不是去触碰冰山一角，而是冲着冰山而去，



去钻探这冰山的全部。实际上，在等待的十年里，我一直徜徉在知识的海洋，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传统文化经典，或许正是先贤们的古老智慧激发出的思想，照亮了《紫山》。我的创作激情全面爆发，我对这样的写作充满期待。我的年龄，不是尤瑟纳尔说的四十岁，而是六十岁，叠加了岁月带给我的种种经历。为写好《紫山》，我无数次下乡走访，鲜活的故事记录了三大本，而在此之上，竟有两本厚厚的思考笔记——那是有关人物所处时代、出生家庭、性格特征的一些碎片化的分析，因为昨天的想法总会被今天的想法推翻，所以写得很长。我期待着合上笔记本的一刻，这也是我每一次写作都要经历的时刻——只要笔记合上了，写作就开始了，写作一旦开始，笔记便永无翻开之日。

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，我沉潜进那道想象世界打开的裂缝，似乎是纵身一跃就跳了进去，我希望自己捕捉到笔下人物每一个瞬间的表情，可令我想不到的是，我要深入进去，越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三个人，而是很多人。在我的笔记里，他们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，有的连影像都没有，但当三个人锁定在那特殊的场域，人物一个个来了。他们不光来了，还发出了确定的声音。

这注定就是一场艰难的写作，它的艰难在于，我一方面需要将自己紧贴人物，与他们一起经受灵魂拷问，感受炙心烈肺的疼痛与觉醒，一方面需要倾听包围过来的各种声音——一桩与情感有关的悲剧事

件，无疑要搅动起一座古老的村庄，当沉寂的乡村大地得以苏醒，那些沉默的人群脚踩大地、仰望苍穹，却深藏着种种神秘的心声不得不诉说，他们想通过我发声。

这正是小说写作最神奇的地方。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说：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（只要现实还存在），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，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。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：‘开始！’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开始发光、熔化，又重新组合，不仅仅是外表，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。”我看到我笔下的世界在重新组合，可这么多男人女人向我涌来，我根本想不到。这使我常常陷入失语状态，因为当我凝视他们，看到他们欲说还休，常常不等下笔，情感就汹涌而至，而当我感情的通道有泪水涌动，修辞的通道顿时就拥塞狭窄……无奈之下，我不得不让自己长时间沉入寂静，在寂静中，去倾听那些灵魂的声音。

在寂静中倾听，用心，而不是用脑，这或许是《紫山》得以完成的重要秘诀。

不由得想起16岁那年的一个场景，当时海城发生7.3级地震，辽南的村庄震感强烈，大约有半个月时间，我和家人都住在搭在外面的草窝棚里。那样的夜晚，我专注在草窝棚里的小世界，听着父母、奶奶惆怅的叹息，想象要是大地裂开一道口子，把村庄吞进去，而我和奶奶、父母还活着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有一个晚上，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要是地震没发生，我们还活着，我将来一定要写一本大书，写掩埋在地下、没有机会发声的父母、奶奶的心声。

那时候，我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作家，那时候，也并不知道苦难为何物，更不知道在苦难中，精神世界里会有怎样的变化。但那时候，我强烈地知道，普通人的内心，最需要去书写。

实际上，在写作中，那些向我走来的小峪沟人里，就有我的奶奶、父亲和母亲，就有我的父老乡亲。或许他们经历的生活是别样一种，但无论哪一种，都需要在时间里熬过。

实际上，是跟随他们在时间里熬过，我才听到了他们的声音。

当然，在寂静中倾听，你听到的一定是自己灵魂的声音，因为只有在那里，你才可以和更多人相遇，才有可能了解他们内心生活的全部。

（来源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